

冷静地分析自己时，
发现，
我原也是一个“有背景”的人。

我的背景是北大。
这是一个大背景。
一个几乎大得无边的背景。

本来，我是渺小的，
渺小如一粒恒河之沙，
但却因有这个背景的衬托，
我变得似乎也有了点儿光彩。



迷人的池塘

曹文轩

著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
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迷人的池塘

MIREN DE CHITANG



曹文轩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
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人的池塘: 6B级/曹文轩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1.1

(曹文轩经典美文分级悦读)

ISBN 978-7-5436-6709-9

I. ①迷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儿童文学-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10263号



书 名 迷人的池塘 (6B级)

丛 书 名 曹文轩经典美文分级悦读

著 者 曹文轩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 (26607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0998664 传真 0532-85814750

策划组稿 谢 蔚 刘耀辉

责任编辑 刘耀辉 电话 0532-80998622

封面设计 乔 峰

全书插画 飞虎漫画社

制 版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2次印刷

开 本 32开 (890mm × 1240mm)

印 张 5.25

字 数 12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6709-9

定 价 16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

(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: 0532-80998826)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儿童文学



目录

CONTENTS



酒 仔	1
迷人的池塘	19
关于“新概念作文”的对话	25
个性化的阅读	31
知无涯，书为马	37
水边的文字屋	43
台湾版《红瓦》序	51
大串联	57
红瓦房	89
永远的音乐	121
天堂之门	125
背 景	135
手 感	143
荷	153





酒 仔

村巷里，醉了的阿毛，光着大肚皮在摇摇晃晃地走。一群孩子拿着草棍儿跟着，不时地捅他一下。

阿易丢了面子。

面子丢在海边岳丈大人家，让他丢面子的是三个“合屁股”（意为他们的妻子皆出于同一个女人）连襟。三个都是海边产物，性情粗犷，豪饮善啖，并喜欢欺负生人。他们是在他由媒人相陪来送“日子”（即婚期）的那天，于岳丈大人家用酒为难他，逼他显出窝囊和无能来的。最后以当地规矩，迫使他钻进桌子底下，绕桌腿三周，让他们好一顿耍弄。

阿易半夜醒酒后，连夜回到家里。媒人肚里搁不住二两油，

很快将丑闻传遍乡里。这里的人听说后，就不大瞧得起阿易了。

大丈夫报仇，十年不晚！

阿易暗暗地将那三个“合屁股”仇恨上了。这仇恨一天一天地加深着。因为阿易那次“屌”了，以后三个“合屁股”就越发肆无忌惮地不将他当回事了。逢年过节，或是岳父岳母过生日，几个女婿凑在一起吃饭，那三个就会起哄：“喂，你能不能喝酒？不能喝就不要上桌。”“去去去，跟她们女人坐去。”杯子被他们笑着从他手中硬夺了去。阿易极尴尬，只好坐到女人的桌上。而那些女人又乘机不知轻重地拿他开涮。他似乎是她们用来



佐餐的一碟酸醋。他们常开很过分的玩笑。那玩笑是极伤自尊的。他们又有钱，于是就把瞧不起他的神情公开写在脸上。

大丈夫报仇，十年不晚！

阿易发誓，他绝对不能对不起先人。

阿易隐隐约约地记得一些事情。这些事情，有的是他亲眼看到的，有的是听人说的。这些事情都是关于他的父亲阿福的。一回，家里来客，阿易母亲让阿福去小镇割两斤肉。回来匆匆，走一座独木桥时，没抬头看人，待走到桥中间再抬头，发现另一个人也走过来了。他本想回头让那人，但见桥那头有几个乡亲站着看他，便立在桥中间：“唉，你这人，怎么不看看桥上有人了呢？”“你怎么不看看呢？”“少啰唆，你退回去！”“干吗该我退回去？”“说得好呢，难道还要我让你不成？”“照你说，是要我让你了？”“那让你先过？做梦！”“让你先过？做你的大春梦呢！”两人就在桥中间僵持着。这边人越来越多，但都不说话，只是瞧着。每逢遇到维护这样大是大非的事情，他们都是这么静穆地、极严肃地注视着。时间越长，阿福就越不能退回去。僵持的时间越长，就越得僵持。“阿福到底没有顶得过人家！”——阿福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吗？阿福已完全没有余地了，只有坚决地立在桥中间来捍卫自己的面子了。其时正是三伏天气，太阳炎炎地晒着他的秃顶，汗像小水沟里的水从头上凶猛地往下流。妻子在家等肉呢，左等右等不见人影，便寻来了：“孩子他爹，你干吗哪？”阿福说了由来，把肉扔了过去：“你把肉拿回去赶快给客人烧菜，吃饭。别忘了给人家倒杯酒。我一时半会儿的回不去。”

这事的真伪，阿易不能辨别。但阿易亲眼所见的，给他的印



象远比这事深刻得多。

阿福老得卧床不起了。阿易孝顺，请来了医生。昏迷中，阿福听医生说：“我开一服五十块钱的药，也许还能让他撑几天。”医生走了，阿福叫阿易过来：“五十块钱一服药？”

“嗯。”“你把五十块钱给我。”“给你干吗？”“你给我。”“我要买药。”“你先给我！”阿福固执着。阿易只好把五十块钱放到他手里。“你爸是老了，老了就该走了，这是定数。别白花了这五十块钱。让我先留着。”他把钱塞到了怀里。

“你留着干吗？”“有用。”阿福临死前，把那五十块钱掏出来交给阿易：“你爸要走了。”“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阿易把耳朵贴近他的嘴，只听见他声音微弱地嘱咐他：“你要把丧事办得体面一些。”

阿福的丧事的确办得很体面。单白布就分掉两匹，沾亲搭故的都分到了。扎纸房子纸马之类，就花了四个工。纸钱灰烧了一大堆。这里的风俗，谁家死了人，如果觉得死者有福，便要来偷他家的碗。碗是吉祥物，意为日子好，碗里天天有好吃的。别人来偷碗时，主人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因为偷得越多，就越荣耀。阿福是让人尊敬的人，是福人。阿易买了一百只蓝边碗让人偷去。“烧六七”（死者归天四十二日）时，专门请了高桥头的和尚放了整整一夜焰口，男女老少都来看，一直看到东边天上发白。

人们都说：“阿福的丧事办得真体面。”

阿易是阿福的儿子。

大丈夫报仇，十年不晚！

阿易终于生了一个儿子。他一见孩子腿间的宝贝小疙瘩，

便跑出门去哈哈大笑，笑得人们都呆了。

第三天，他用筷子蘸了一滴酒，放到了儿子可爱的小舌头上。

“干吗？”妻子问。

阿易一笑。

第四天，两滴；第五天，三滴；第六天，四滴；……

说话间就快到儿子阿毛十岁生日这一天了。阿易要全力以赴给儿子过生日——不能让乡亲们小看，更不能让孩子妈娘家亲戚小看，尤其不能让三个“合屁股”小看。鸡鱼肉蛋买足了，他就进城买酒去。乡下酒度数太低，他要买六十五度的一划火柴就冒蓝火苗儿的烧酒。

酒有很多种，他犹豫着进进出出无数次，最后把牙一咬，买了名牌的大好烧酒。可再掏钱买糖块时，发现囊中已很羞涩了。他想把酒退了，还买中档的。可心里不愿。盯住玻璃柜里那些用彩色玻璃纸包的、亮闪闪的高级糖块看了半天，他闭起眼睛，猛烈地摇了摇头，将钱全部掏出，买了两斤廉价的糖块。走出食品店，他把那袋糖果举起来看了看，觉得它比在用灯照着的商店里看时更寒碜。他有点儿想把它倒在马路上了。上回，大连襟家的儿子十岁，分了那么多糖块，都一律是包了金纸或玻璃纸的！他一屁股在食品店门口的台阶上坐下了。吹过一阵风，把地上花花绿绿的糖纸吹得跳动起来。他双眼刷的一亮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四



周，便去捡那些好看的糖纸。反正也没有熟人，他用渴望的眼睛紧张地寻觅着，不让一张好看的糖纸逃过自己的目光。一对青年男女互相搂着出来了。姑娘剥了一块糖，用兰花指捏住，蹑起脚，把它送到男的嘴里。那是一张多么好看的糖纸啊！阿易等她扔到地上。可那姑娘并不把它扔下，而是举在眼睛上，朝太阳看，朝她的小伙子看，又朝他看，弄得他像被搔痒似的很不好意思。他们走了，姑娘还是没有把糖纸扔下，仍是捏在手里玩。

“一张糖纸，有什么好玩的呢？”他不自觉地跟着。青年男女觉得后面有人跟着，一齐回头看，目光里含着讨厌。阿易赶紧转过脸去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看卖冰棍的老太婆。姑娘一皱鼻子，把揉成团的糖纸扔在地上。他回头时，他们已走远了。他发现了那个纸团，捡起来，展开，也举到眼睛上，那世界便五光十色地招人爱。

晚上回到家里，他把那两斤廉价糖块的糖纸全部剥去，用他捡来的那些高级糖纸再把糖块一一包上。灯光下，那堆糖块发出动人的光彩来。

亲戚们都来了，阿易把糖块“哗啦”一下倒在桌子上：“吃糖吃糖！”



话很快传了去：“阿易家的糖块一般人家是用不起的。”

阿易先得到了小小的满足。但大满足还在后头。

大丈夫报仇，十年不晚！

入席了，阿易特意请四个表弟陪三个“合屁股”。大表弟是当地的酒魁，其他三个表弟也都很有酒量。他们把一筐白酒拖到了桌下，对三个“合屁股”说：“你们都是海量，可别把我们灌醉了。”

“还差一客呢。”大连襟对阿易说。

阿易说：“没人了，空座吧。”

阿易把阿毛拉到厨房里，将一块带有很多肉的骨头塞到阿毛手中：“儿子，全啃了，垫垫底，待会儿，陪你三个姨父喝酒去。”

待客人都坐定，阿易向诸位抱拳作揖，在照例说了一番谢客的话后，便开席了。

阿易特地走到“合屁股”这一桌：“四位表弟，孩子他三位姨父打老远来，你们可千万别怠慢了。”

“放心。”表弟们说。

大表弟站起来敬酒：“三位姨父，我大哥交代了，我们四个不敢不好好陪你们。来！”

七只酒杯都空。落座，吃菜，谈些有趣的事情。

二表弟站起来：“三位姨父，别光吃菜，来，喝！”

海边上的人直，少点儿心眼，心想，喝就喝，“当当当”一阵碰杯。

七只酒杯都空。落座，吃菜，谈些有趣的事情。

三表弟斟酒后，双方照例为获得一种吃酒的节奏，满呀浅呀的很计较地争执了一阵。四表弟拿过酒瓶：“没想到你们海边上的人还这么不大方，看着！”他把他们四人的酒杯都斟得满了出



来。

大连襟便把酒瓶拿过来，也把他们三人的酒杯斟得漫出：“喝！”

都说：“喝！”

七只酒杯都空。落座，吃菜，谈些有趣的事情。

又是几轮后，大连襟要把酒瓶拿过来：“给我！”

四表弟不给：“你们不能喝就别逞能！”

大连襟说：“给我嘛！”

“今天是我斟酒。”四表弟抓住酒瓶不放，“你们到底能喝不能喝？”

“说得好！”二连襟说。

三表弟说：“那你们就多喝一杯，给我们开开眼。”

大连襟抓起酒杯，二连襟、三连襟刚想叫他别喝，一杯酒却早已落肚了。

大表弟一竖大拇指：“我早就看出，大姨父是条好汉。”说完，他用轻蔑的目光看了看二连襟和三连襟：“你们两个……哈，哈哈！”

二连襟和三连襟拿起酒杯就喝，然后将空杯来回晃着。

一看阵势有点儿不对头，大姨子、二姨子、三姨子和岳父岳母从另一张桌上下来了，围到这边看着。三个女人都叫各自的男人别多喝，可都被他们崩了回去：“少管！”他们还没太把这四个表弟放在眼里。

而这四个表弟都是绝人，能喝，更能说，心眼多得不得了，七绕八绕，就把三个连襟绕进去了，白白地比他们多喝了几杯，还遭了他们四个冷嘲热讽。

众人都停住筷子朝这边看。

阿易拉住阿毛的手，站在一旁冷冷地笑。

“喝！”大表弟说。

三个连襟似乎意识到事情有点儿严重，想放慢点儿。

“怎么，嫌酒差？”二表弟说。

邻桌上有人说：“酒不差，当地名酒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，你们不行。”

三表弟把头摇得晃人眼睛，然后朝众人一摊手：“他们哪儿能喝酒！”

三个连襟一齐站起来，仰头一口。然后晃杯，坐下。

三个女人去厨房找阿易的妻子：“你去劝劝他们，别再闹酒了。”

“不劝。人家会说我们舍不得酒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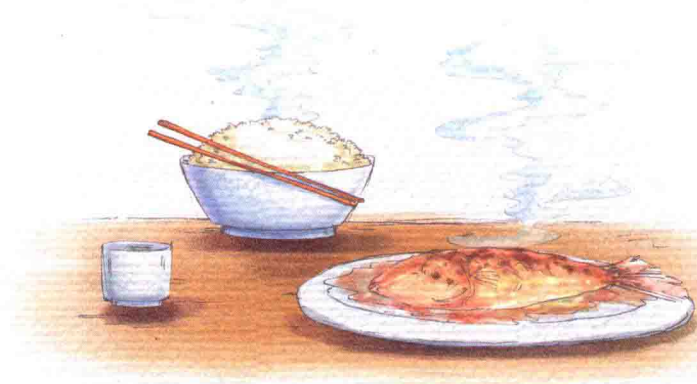
三个女人又把老头子拉到一边嘀咕，让他去对阿易说。

阿易听完岳丈大人的话，说：“他们才喝了几滴酒呀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他们的能耐吗？要么，就是瞧不起我。”

岳丈大人只好退到一边。

三个连襟渐渐不支了。四个表弟便你一言我一语地挖苦、奚落，有时还借着酒疯说两句脏话。但，他们也已渐渐不支，不敢再叫阵了。三个女人和老头子见酒潮已去，这才将心放下，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。其他桌子这时也喊成一片：“菜凉了，吃菜





吃菜。”

大丈夫报仇，十年不晚！

就在将要恢复平静时，阿易忽发一声喊：“别忙！”一把将阿毛推了出来：“儿子，那一个座位早留着给你的！”

阿毛坐了上去。

阿易说：“儿子，你三个姨父打老远来给你做生日，难为他们了。你还不敬他们酒？”

这阿毛一见酒，就两只眼睛发亮，先往酒杯里掉了两滴哈喇子，然后傻乎乎地憨笑着，用小手抓住酒杯就往嘴边送，被阿易喝住了：“你这小东西，请姨父喝呀！”

“姨父，喝！”阿毛举起了酒杯。

三个“合屁股”愣住了。

大表弟说：“阿毛这么一个小毛孩子家，跟你们拿一样大的酒杯，请你们喝，好不喝吗？”

邻桌有人坐着叫：“孩子请的呀！”

三个“合屁股”站起来，对阿易说：“你是想把孩子弄醉了？”

阿易一笑：“醉了是他的事。”

“有你这话就行。大家都听见了。阿毛，你爸说了，你醉了不怪我们。来，喝！”

阿毛“咕咚”一口，像喝白水似的，不在乎。

“吃点儿菜。”有人朝阿毛叫。

阿毛不吃菜，却用眼睛满桌找：“酒瓶呢？”

二表弟从桌下拿出一瓶酒来，打开，给他们斟上。

“阿毛，我们喝两杯，你喝一杯。”二连襟说。

“不！”阿毛直摇小手，“我不嘛！你们喝一杯，我喝一杯。”

岳父对阿易说：“别让孩子喝了。”

阿易说：“陪三个姨父喝的，醉了就醉了。”

二表弟从桌子底下又摸出三瓶酒来：“我说这样吧，一人一瓶。”

阿毛一把抢过一瓶未启封的，抱在怀里。

二表弟夺下，把已倒出四杯的那瓶给了他：“阿毛，你小孩子家就吃点儿亏，把满瓶的让给三位姨父。”“哐哐哐”，一人面前放了一瓶。

众人又都起来了，围住这张桌子看。

阿易的妻子也走过来看。

“阿毛如果能把这瓶酒喝了，说得好，我们若不喝了，不算人！”大连襟说。

四个表弟乘机寻开心：“不算人，那算什么东西？”

“茶壶。”

“河蚌。”

“桩。”

“山芋。”

一阵哄笑后，阿易大声说：“大家都听明白了，他们说的，阿毛把酒喝了，他们也把酒喝了。”

阿毛不等宣布开喝，拿起酒瓶咕咚咕咚就是几大口。

有人喊：“不得了！”

又有人说：“阿毛喝一瓶酒，等于玩儿。”

三个“合屁股”头已昏热，心怦怦直撞，可见阿毛喝了，只



好也抓起酒瓶放到嘴上。他们只喝了一小半，就觉得不行了。而那小阿毛吃吃喝喝，脸都不红，还朝人眨眼耍鬼脸。

“喝呀！看阿毛都喝了一大半了。”小表弟说，“你们就这么不中用吗？”

老岳父见三个女婿一个脸红，一个脸白，一个脸青，都是一副不济事的样子，忙上前说情：“几位表弟，这酒就喝到这里吧？”

阿易的妻子一把将老头儿拉开去：“爸，你才说得好呢！当年，他爸去咱们家，他们三个闹他的酒，你怎么就不说一声呢？”

老头儿只好干笑着，一边待着去。

阿易走过来，笑嘻嘻地问：“你们倒是喝不喝了？”

三个“合屁股”认怂了。

“嘻——！”大表弟直摇头，“说话等于放屁。”

二表弟：“你们三个是站着撒尿的吗？”

三表弟：“我们这地方在酒桌上还没见过这样耍屁的。”

四表弟：“开了眼了！”

三个“合屁股”脑子已被酒给麻酥了，不好转动了，不知怎么对答，也拿不出主意来，呆呆地听他们耍笑。

“吃饭吧，吃饭吧。”有人说。

众人又坐回到座位上。

大丈夫报仇，十年不晚！

阿易把阿毛的空酒瓶举起来：“慢！”他把酒瓶放下，对三个“合屁股”说：“我们这地方上也有规矩：要么，就把酒喝干了；要么，就让人捏住鼻子灌；要么——这一点与你们那儿不